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隆重推出

世纪之星

大众文艺出版社

序

高占祥

中国的历史航船正在迅捷地驶离二十世纪的港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二十一世纪的美好前景。

我们中国文联是中国这艘航船的一名船员，我们也要与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一起奋力划桨，为我们国家的前进贡献自己的力量。中国文联自成立以来，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二十世纪奉献了一颗颗璀璨的文学艺术明星，然而，放眼二十一世纪，在这方星空中，能否放射出更灿烂的文艺星光呢？

为了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培养跨世纪的中青年文艺人才，不断推出新人新作，多出精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中国文联及时果断地推出了“世纪之星”这个意义重大的工程。而且组写了反映他们优秀事迹的报告文学作品，结集出版，广为宣传。

“世纪之星”是跨世纪的明星。这里的明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歌星、影星，而是具有跨世纪的深厚功力的文艺人才。由各个全国性文艺家协会听取地方文联意见并反复协商遴选，写出推荐报告，然后通过由中国文联有关领导、各个方面的著名艺术家组成的推荐委员会产生的十位世纪之星，他们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有很高的艺术造诣，在本艺术门类已有突出的成就，广泛的影响。

目前，对“星”的内涵也有着不同的理解。我们希望文艺界有更多卓有成就的“世纪之星”，这样的“星”越多，他们的影响也就越大；他们的影响越大，我们的文艺事业的发展也就越快，也就会出现越加繁荣的新局面。

“世纪之星”工程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将起到积极作用。精神文明建设是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的重要议题。因此，“世纪之星”工程在这一重要时期推出就有其特殊意义。文联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窗口，是文学艺术人才荟萃的地方，文学艺术对于精神文明建设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推出文学艺术杰出人才的“世纪之星”及他们所奉献出的文艺精品，其本身就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推出“世纪之星”之前，中国文联已为老艺术家们推出了“晚霞工程”，出版了《晚霞文库》。“世纪之星”是朝晖春光，“晚霞工程”是夕阳秋色。朝晖晚霞交相辉映，春光秋色共谱华章。这使文联形象显得既生机勃勃，又厚重深沉。老一辈艺术家为二十世纪留下了丰富的精品，新一辈的“世纪之星”和文艺人才要向他们学习，向人民学习，努力不断创作出献给二十一世纪更多的精神财富。

这次推选出来的“世纪之星”只是各个艺术门类杰出人才的代表人物之一。文联的艺术人才是很多的，没能入选的文艺家有许多也是很有成就的。我们搞这个“世纪之星”工程，推出这十位“世纪之星”，并不仅仅是为了宣传他们本身，而且是为了总结他们的艺术经验，以推动我国文艺事业的发展。我们要不失时机地对“世纪之星”的成长、成才过程以及他们的作品加以系统的研究、总结，从他们优秀的艺术实践中总结出理论，总结出经验，以便让各方面学习，让后起之秀学习，同时也促进自己的成长与进步。

希望这些“世纪之星”在新的起点上取得更大的成绩，在新的世纪升腾得更高，闪耀得更亮。

希望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文艺天空群星灿烂，一派辉煌。

目 录

序.....	高占祥(1)
走向彼岸的辉煌	
——记著名作家王占君.....	孙旭辉(1)
梨园情结	
——记著名京剧演员李维康.....	红 孩(23)
不倦的追求	
——记著名戏曲演员裴艳玲.....	周传家 宗 艺(47)
从黄土地上升起的“星”	
——记著名电视导演张绍林.....	韩玉峰(67)
虹	
——记著名电影演员潘虹.....	郑世隆(90)
画笔筑民魂	
——记著名画家赵奇.....	徐晓民 李 伟(106)
撷英采华谱新章	
——记著名作曲家郭文景.....	林 平(121)
舞飞天涯	
——记著名舞蹈编导张继刚.....	赵晋华(138)
“赴汤蹈火”取真经	
——记著名摄影记者吴学华.....	张重光(158)
杂技皇冠上的明珠	
——记著名杂技演员许梅花.....	傅溪鹏(175)

(目录以文中主人公年龄为序)

走向彼岸的辉煌

——记著名作家王占君

孙旭辉

1995年11月7日。

国庆节后的北京，依然披着节日的盛装。被鲜花点缀得庄严壮丽的天安门广场上，五颜六色的菊花正迎着秋霜怒放。

正是收获的季节。

那是另一种收获的场景。

上午8时许，当人们披着明丽的阳光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时候，一辆轮椅早已被推进了中国文联文艺之家。

坐在轮椅上的是著名作家王占君。

甜蜜和幸福洋溢在脸上，收获的喜悦引起人们的钦羨。是的，这不是一般的会议，而是中国文联的“世纪之星工程”实施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为王占君召开作品研讨会。

中国文联的“世纪之星工程”，旨在发现培养跨世纪的中青年艺术家，进一步推动和繁荣文艺事业。王占君以其创作的实力和成果，作为中国作家的唯一代表，首届上榜，跨入十星之列。

到会的 60 多人，均是全国著名的作家、评论家。大家聚集一堂，各抒己见。对王占君的创作成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寄予殷切的希望。

听着专家学者们的肺腑之言，王占君的心里涌动着股股暖流。回到下榻的宾馆后，他夜不能寝。

掌声、鲜花、荣誉……对于占君来说，是长期渴求的，那毕竟是对他的肯定和鼓励，是血和汗的结晶和闪光。然而，掩映在这之后的，却是另一个王占君。

他拧亮台灯，又沉浸在昨天的行进之中。……

《苦海泛舟》，是他正在撰写的回忆录，这部计划 100 万字的作品，将带领我们走进一个鲜为人知的世界。

站在一定的高度俯望山下，他甚至怀疑自己，这路，就这么走过来了吗？

苦哇！

泪水又一次模糊了他的眼睛。

凄苦·清苦

曲麻菜的处境 匍匐山野的倔强

1944 年，阜新县城还没有解放。

和所有贫苦人的生活一样，王占君的父母被飞涨的物价和缺吃少穿困扰着。正在怀孕的母亲得不到基本的营养，面黄肌瘦，

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身子虚得直喘气，一迈步便是一身汗。

初冬，好大好大的一场雪，下得纷纷扬扬，把世界变成了一片洁白。

父亲推开房门，像从童话中走来，拍打着身上的雪花；一抖帽子，溅起股股冷气。随手将亲友处借来的二升小米轻轻放在炕上。顷刻，米袋上流下一片水珠。正在凝视窗外的母亲转过身来，脸上流出一丝歉意和微笑。

或许是有了“坐月子”的暂时保障，那对新生命的期盼引起了一阵喜悦。

“生了！生了！是个带辣椒的！”

占君的第一声啼哭，给阴暗寒冷的小屋带来一丝暖意。

是喜是忧？父亲站在屋地下，面对墙角，抹了抹流出的眼泪。

窗外，雪住了，风停了。窗纸上挂着厚厚的一层白霜，一面手掌般大小的玻璃嵌在窗子的下部，也结了美丽的冰花，像一只眼睛窥探着外面神秘的世界。

在风雪严寒中诞生的人，会遭受风雪的袭击，同时也会具有梅花的风格与品质吗？

王占君呀呀学语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已“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土改正在东北大地迅速掀起热潮。

王占君懂事的时候，阜新全境解放。1948年3月18日的阳光，让煤城走向温暖和幸福！老爷爷亲口讲述的许许多多关于解放军打胜仗的英雄故事，哺育滋养着占君幼小的心灵。

解放后的日子虽一天好似一天，但占君下面又添了弟弟、妹妹，生活的担子压得父亲喘不过气来。这个卖瓦盆、糖葫芦、芝麻糖的老实厚道的小贩，每天早出晚归，用卖来的钱去买米。紧紧巴巴地过日子。家徒四壁，全家除了碗筷外，唯一的一件物品是个半截的盛米的洋油筒。直到现在，占君依然清楚地记得那凄苦的景象。

那是个春意融融的上午，曲麻菜钻天柳条青。今日是清明，占君同他的一群小伙伴，挎着筐，到南郊山坡上去挖野菜。

同伴们又蹦又跳，打打闹闹。

但占君乐不起来。家里粮食断顿了，父亲高烧不退，无法去外面卖东西换钱。长嘘短叹的母亲急得哭肿了眼睛，弟弟妹妹望着父母发呆。只有小占君懂得，他应该为父母分忧、为这个家庭出力了。

但他毕竟还是小孩子啊，有什么办法呢？

挖野菜去！几年前母亲曾背着他去，他清楚地记得，什么猪毛菜呀，曲麻菜呀，婆婆丁呀，车轱辘菜呀，小根蒜呀……成了他家的“救命粮”。

他怕母亲不放心，便偷偷地找了几个小伙伴，一起上路了。

层层鹅黄，点点新绿，从蓬松的泥土里钻出来，欢迎占君的小手来抚摸它们。挖呀挖呀，占君的小筐装满了，他想回家，想让父母高兴，看一看，他也能挖野菜了。但是，别的小伙伴太贪玩，筐底还没占上。一个大男孩走过来，伸手一把，将他的菜抓进自己的筐里，说，走吧，回家！占君死死拽住他的衣角，说，把菜还给我，那男孩不肯，说，什么好玩艺，给你，一把将菜扔得老远。

那一天，他是最后一个被母亲领回家的。他把被那男孩抛散的菜一根根捡回来，又蹲在地里，一棵一棵挖着，他要挖得再多一点。呵，那开着小白花的是曲麻菜，米粒似的小花洁白洁白，吃一口，巴苦巴苦的。妈妈说，这野菜“败火”，母亲和父亲不正在“上火”吗？一想父亲母亲，他忍不住哭了。是呀，我家的日子不也和这曲麻菜一样吗？哭着哭着，他睡着了。

一个少年偎依着一筐野菜，蜷曲在早春的山坡上。

他是被母亲唤醒的。另一个先回家的小伙伴告诉他母亲后，母亲才来找他的。母亲摸着他的头，心疼地说：以后不要再来荒郊外，碰见狼咋办？

那曲麻菜的处境，匍匐山野的倔强，深深地刻进童年的记忆！

然而，他真地像一株曲麻菜。不嫌土壤的贫瘠，不畏料峭的春寒，不怨雨水的稀少，顽强地扎下自己的根须，以细小的茎叶和特有的苦涩，警示人生。

或许是天资聪颖，或许是贫困生活的刺激，他把改变自己境遇的希望寄托在求知上，并表现得异常贪婪。

读小学时，占君便不满足课本中的内容，他认为，那些流传在民间的故事，唱本，评书，比课本更形象生动。所以，他把父亲给他买糖葫芦的钱省下来，看戏、听书。听了一遍，便能记住故事梗概，并可绘声绘色地讲出来。再后来，他便看小人书，凡是能找到借到的小人书，他都不肯放过。看着看着，觉得小人书太简单太不过瘾，便找原著通读。这时，《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成了他喜爱的名著。

王占君的文学启蒙者，不是高尔基，而是罗贯中、施耐庵和曹雪芹。这和他后来从章回小说起步，走上文坛，不无关系。

进入中学以后，占君读书的欲望日强。随着视野的扩大，又阅读了《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通史》，以及大量的游记文学。此时的王占君，已被文学之梦所缠绕。

一次，他的作文又当成范文被同学们赞扬。下课后，一位同学鼓励他说：“‘文豪’，什么时候能在报刊上拜读你的大作呀？”占君笑笑说：“总会有一天的。”

仅仅欣赏是不够的，他要实际操作。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他要把心中的感慨，诉诸笔端，变成一种永恒的力量。

今天我读别人的书，明天要让人读我的书！

他本身就是一部书！

他有个胎里带来的黄豆粒似的小包，长在腰部。开始，父母和他都并不在意。直到中学毕业时，他才发现，那肿块已经鸡蛋般大了。有一天，他不慎在雪地上滑倒，仰面一跤，疼得钻心刺

骨。不久，病情加重，拐杖便成了他生活中的依托。他一面坚持工作，一边寻医治病，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旅程。

人们的生存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而如果加上创造，那更是奇迹。

王占君面临的是疾病和工作的双重磨难。然而，他没有退却。即使他现在坐在轮椅上，也是一个直立着的“大写的人”。

1960年，是国家遭受自然灾害和经济困难的第一年。当时，虽没有“待业”这个词，但对于一个残疾人来说，找工作确是一件十分棘手的事。为了工作，他托亲靠友，上内蒙，跑沈阳，终无结果，只好在阜新镇做零活打短工，开始了他自食其力求生存、与命运抗争的奋斗。36年前的阜新镇，还是个弹丸之地，很多人都熟悉他。说这孩子有志气，这么小就出来干活。每天他跛着腿到街头摆摊，修理自行车，又苦又累，晚上回到家里，又要坚持创作。即使是以后他到县手工业社去学徒之后，文学创作也一直没有中断。特别是他后期当了一段供销员，由于工作关系，有幸走了大半个中国，这更开阔了他的视野，使原来便不安分的心更加躁动。

事物的发展，总是有个从简单到复杂，由现象到本质的过程。他的创作也是多方面涉猎，对口词、二人转、拉场戏、快板书、诗歌、散文、小说、民间故事、新闻特写，他兴趣所至，什么都写，而且出手不凡，成为县市较有名气的作者。

正当他渐入佳境，想大干一番的时候，厄运又一次降临。

1976年10月，上海华山医院门诊部。

此次来上海，是想最后听一听对自己疾病的结论。像疲惫的旅人渴望得到一口水一样，占君希望能有个让自己看到的希望之光，哪怕是一个亮点。是的，多年诊治，负债累累不说，人也折腾得精疲力尽。沈阳的许多医院、北京友谊医院、积水潭医院、宣武医院等都让他留下失望和遗憾。这一次呢？

“你患的病，目前国内外尚无有效的方法治愈。”老教授的

目光透过眼镜，怜爱带给他的不是温暖，而是一阵寒心的颤栗。

会诊结论和北京几家权威医院的一样：先天性脊椎裂脊膜膨出合并脂肪瘤。医嘱为：卧床静养，不得长期坐卧。否则会加重脑压，使病情恶化，后果可想而知。出门时，老教授又把占君的妻子刘昆舫留下，安慰她说：你们还算幸运，结婚有了孩子。这种病10岁以内手术，尚有一线希望。据记载，患者最长活10年，王占君已经超越了。

事后，占君问妻子，教授说了什么？昆舫含着泪，半天才说，你什么也不要想，咱们回家吧。

王占君什么都明白了。

从上海回到阜新镇后，亲戚朋友都来探问病情，占君像换了个人似的，以往的忧郁一扫而光，相反，却精神振作。是的，此时，占君面对“不治之症”的判决，表现得异常冷静和满不在乎。他深深地懂得精神对一个人的重要。精神精神，没有了精神，不是只剩下一个躯壳了吗！

病是病，我是我。你生你的，我写我的。只要我还活着，便不会停笔。

歌德说：白活等于早死。

用创作的光辉，点燃生命的火光。

占君以沉稳的心态，开始了他更大更宏伟的进军。

他将局限凝为焦点，把逆境做为桥梁，以困苦当成台阶，将艰难化成风帆。他要走进历史，在苍茫的典籍中寻找希望，让笔下之光，照亮每一个无人涉入的角落，铺展通向晨曦的路！

占君的第一个目标：创作长篇小说《西河风雨》。

他很长一段时间在手工业领域劳作，他熟悉这里的人和事。最熟悉的是最有优势的。他从这里找到一个支点，他要撬动它，奏响第一支旋律。

这是艰难而沉重的第一步啊！

当书稿最后一个标点画上之后，他出了一身冷汗，像一位指

挥家，以自己的投入，指挥一场气势磅礴的交响乐之后，耳边的乐曲还在回响，但他，却累得趴在桌子上起不来。

整整 120 天，43 万字，终于像婴儿发出第一声啼哭。他将稿件连同喜悦与兴奋一起都寄给了出版社。

不久，接到退稿。

他按着编辑的意见，又改了一遍。寄出去了。不久，又接到退稿。再改，再寄！

整整三年啊，六次修改。小说出版时，只剩下 17 万字。手稿摞起来却有一米多高。

这是一组经过剪辑的镜头：

八平方米的小屋，纸糊的墙壁，北面已经挂了霜。夜已经很深了，占君还在灯下疾书。妻子耐不住，进入了梦乡。突然一阵裂痛从腰部传遍全身，又传到下肢，一阵麻疼，豆大的汗珠从额上滚下来，占君惊叫了一声，瘫在椅子上。

妻子和孩子都惊醒了，连声问：怎么了？怎么了？“腿，我的腿，不听使唤了。”占君强忍着疼痛，声音都变了。

昆舫哭了，两个孩子也抽泣着，把占君抬上热炕头，顺手抓了床被给他盖上。昆舫下了地，伸手去抓桌子上的稿纸。这一瞬间，占君仿佛知道要发生什么，他闭着眼睛大喊一声：不准动！不准撕我的稿子！腿不行了，我还有手！不准动我的稿子！……

也是一个寒夜。

昆舫端了一盆热水，说：别写了，歇一会儿，洗洗脚换药。她把他的裤脚挽上之后，开始脱袜子。昆舫惊呆了，大脚趾甲被袜子刮下来了，冻疮紫一块红一块，轻轻一按，血水直往外流。

可是占君对此却一点感觉没有。她知道，这是血液不流通造成的。这样下去还了得吗？昆舫哭出了声。她无奈地说，占君呵，我们夫妻这么多年，都听你的了，这回你听我一句吧，别写了，再写，命就搭上了！

占君笑了，没那么严重。顺手翻开《中外名言》，在稿纸上

写下两句话递给昆舫：

内容充实的生命就是久长的生命，我们要以行为而
不是以时间来衡量生命。

——小塞涅卡

从此之后，王占君改变了“战术”，什么时候妻子说该休息了，他立刻放下笔，上床躺下，默默思考下一段文字。一连多少天，昆舫才放下心来，占君听劝了。她也便安心睡去。可有一天，她一觉醒来之后，发现占君坐在台灯前写作，才恍然大悟：你原来在骗我呀。我睡实了之后，你又起来了。此时，昆舫没有做声。她怕打扰他的思绪。望着他的背影，心里感叹着：占君太苦了！作家都这么苦吗？两行热泪从眼窝淌在枕巾上，脑海里幻化出一幅幅叠印的画面：

雷鸣电闪。灯灭了，点上一根蜡烛。

占君在写……

狂风大作，飞沙打得玻璃沙沙作响，桌上落满了尘土。

占君在写……

旅途客栈房间里。窗外灯火闪烁。远处传来悠扬的萨克斯抒情三步舞曲。

占君在写……

路旁小溪边。采访途中小憩。占君突然记起了什么，掏出笔记本，放在膝盖上。

占君在写……

手指僵直了，抖动着。笔尖划破了纸面，他放下笔，双手相互搓动着。占君在写……

艰苦·辛苦

行路难的悲壮 攀援向上的毅力

大作家肖伯纳说：生命是暂时落到我手上的奇妙的火炬，因

此，我要让它发出灿烂的光辉，然后再交给未来的一代。

想要生活发出灿烂的光辉，作家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在一定意义上说，从事历史长篇小说的创作，较现代题材更为艰难。想叫那些逝去的时空再现，没有一定的功力，只能望洋兴叹。

对于王占君来说，首当其冲的是行动困难。

开始，他外出采访，需要别人背着他。上车下车，上楼下楼，上山下山，背他的人辛苦自不必说，他本人被折腾来折腾去，那滋味也并非好受。后来虽然有了轮椅，方便多了，但依然行动不便。怎么也比不上行走的自如和潇洒。所以，他的艰难与辛苦都与这“背”和“轮椅”有关。然而，占君并不因此而却步。多年的创作实践，使他在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时，坚持这样两条原则：一是手头占有翔实的资料，二是进行实地考察。为此，他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以超乎常人的毅力，付出比一般作家更多的心血，去建构自己的历史长篇小说群像。

长篇小说《保安司令》，是以建国前阜新国民党高级将领韩梅村率军起义为背景的。为了收集创作素材，他决定南下。

1982年盛夏，他打点行装，毅然出发。

在南昌，他拜访了80岁高龄、在省政协任领导职务的韩梅村，整整四天时间，他们促膝交谈，取得了第一手的原始资料。王占君一手捂着疼痛鼓胀的腹部，一手记笔记，采访后几乎晕倒。被人背进厕所40多分钟，才排出了大便。坚硬的粪结石，撑破肛门，鲜血直淌。是的，在此之前，他已11天没有大便了。其忍受的耐力非寻常人所有。以至到事后，她的妻子讲起这件事，还有些后怕。也许有人会问，病得那么重，为什么不去医院诊治。可王占君认为，千里迢迢，来一次不容易。得抓紧时间啊。也是那一次，他腹胀刚好，赶到云南后，又患了重感冒。出版社对他的一部书稿提了37条意见，请他回家去修改。可是占君执意不肯，认为那样太浪费时间，于是他不顾高烧，一连奋战了三天三夜，喝进不足二斤水，吃了不到一斤饭，终于使书稿达

到出版要求。

常跟占君外出的人都知道，他的时间观念非常强，每天日程排得满满的，有条不紊。一连多少天，一站接一站。为了节省时间，常常吃了晚饭后继续赶路，到达目的地后，连夜安排第二天的采访活动。连负责接待的同志都替他累呵！

有一次，从长沙去广州，如买卧铺票，需要第三天才可启程，当时，他在长沙活动已结束，便决定下午走。由于是普通客票，车上拥挤不堪，连个站脚的地方都没有，哪有座位？他便只好在车厢的连接处，坐在随身带的小板凳上。过弯道或停车时，几次从凳上摔下来，鼻子和脸都磕出了血，妻子和背他的弟弟十分焦急，都劝他进包厢。因为临出发时，县里领导有话，让他坐包厢。但占君说：县里正闹旱灾，经济也很困难，我不能多花一分钱。硬是坚持了三个多小时，才坐上硬席。

那是让随他采访的同志至今难忘的一幕。

连绵的群山，笼罩在一片迷雾之中，弯弯曲曲的山路上，颠簸着一辆老式北京吉普车。这是从河南宝丰县城通向前张八桥乡的100公里山路。王占君的双手几乎一直放在臀部下面支撑着。尽管司机累得满头大汗，怎奈路坎坷不平，还是免不了车蹦高。由于大小便失禁，一路上一口水也不敢喝，嗓子直冒火，那个难受的滋味是无法形容的。这一次，占君先后走了三个村九个庄，开了四次座谈会。对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农民起义的领袖白朗的史料有了较全面的掌握。为创作长篇小说《布衣元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占君的采访是缜密而细致的。

他与白朗的孙子、表弟妹、外曾孙，进行了交谈；

摘抄了白朗轶事，记录了义军故事，复印了白朗歌谣和义军战图；

他两次考察了白朗起义地址，参观了白朗就义地山神庙，凭吊了白朗墓地；

他来到名为虎狼爬岭的义军战地，亲自察看，却发现是一片平川，纠正了史书上关于虎狼爬岭是高山峻岭的记载；

他亲自去访问当年曾给义军送饭，又是白朗就义的目击者104岁的张老太。由此，对白朗死时的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

他又赶到陕西礼泉县采访，查阅了50万字的县志……

窥斑而见豹。占君每一部长篇历史小说的诞生，最初的采访都是这样费尽周折、千辛万苦的。

而更令人感叹的是，占君的艰难旅程充满了风险。在每一个成功之后，都掩映着奉献的沉重呵！

1984年6月，为了创作长篇小说《哀牢英烈》，他六天六夜，风雨兼程，在大理白族自治州采访。小车穿行在海拔3500米的哀牢山区。一日途中，突遇倾盆大雨，车子在翻滚着泥水的路上吃力地前进。只听一声巨响，仿佛山崩地裂。车子刚前进了十几米，泥石流便从悬崖上倾泻下来，砸在他们刚刚走过的路上。如果再慢几秒钟，必定粉身碎骨。

还有一次采访，为了赶到目的地，及时参加为他准备的座谈会，车子不得不冒雨前进，赶到一条200多米宽的河边时，却看不见了水中的桥。司机是当地人，他说，要过河现在还可以，等一会山洪下来，便过不去啦。占君毫不犹豫，说声：过！

吉普车吼着向水中冲去，可是，行到河中间，却突然熄火。河水轰鸣着在车前掀起阵阵波涛，想把它掀翻。

情况危急！陪同的同志说：快把占君背过河去！可占君却说，别慌，先把这拿出去！他指指身边的旅行袋，那里装着此行采访的全部资料。正当他们准备弃车上岸时，河南省三建公司的一辆大卡车驶来。司机见状，立刻下车营救，终于用钢丝绳将吉普车牵拉出去。事后，好心的司机对他们说：什么事情，这么着忙，不要命啦！

占君就是这样，多年来先后到过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境内采访。近年为开阔视野，又去了香港、泰国和缅甸、老挝等地，

行程 17 万多公里。真可谓，风霜雪雨 17 万，行间所得俱成章呵！

每当谈起外出采访的艰苦，占君总是淡淡地一笑。是啊，他经历的风险太多了。似乎对待险情的挑战已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了！

当朋友们提醒他注意安全时，他总是说，没问题。危险对我，已经伴随了多年。如果惧怕，早已停止不前了。

好一派大将风度！好一个悲壮的行程！

如果你不身临其境，或许难以体味占君的毅力和精神。

1994 年 4 月 11 日，笔者有幸陪同占君和阜新市领导去河北涿州中央电视台外景地，去了解由他编剧的电视连续剧《契丹萧太后》和电影《大辽太后》拍摄情况，往返一个星期时间，长途乘车，我们健康的人都人困马乏，一路上直打瞌睡，可占君却精力充沛，谈笑风生。每经过一地，他都能说出该地的历史演变过程，哪朝哪代叫什么名字，发生过什么战事。他知识的渊博和记忆力的惊人，令人叹服。白天到拍摄现场，与演职人员谈话，接受记者采访，晚上研究解决处理有关问题。别人洗漱休息后，他还要坚持写作。早晨，别人没起床，他早已起来，被人推着在外面“散步”了。近几年来，我有几次机会陪他一起外出采访、开会或拜访朋友，占君都是如此。

有一次我和以前陪他外出的另外几位同志谈起占君的生活规律，大家都深有同感，那就是，你跟占君出去不扒一层皮才怪呢！

是的，占君就是这样以苦斗为乐趣，顽强地向高峰攀登。有时他几部书稿齐头并进，夏天，由于长期坐卧，起了一身痱子，甚至生了褥疮。即便是生病住院的日子，他也无一日停笔，而是趴在床上写。

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路自峰烟出，来往心所欲。多少名山大川，寺庙古刹洒下了他奔波的汗水。多少古战场，留下他